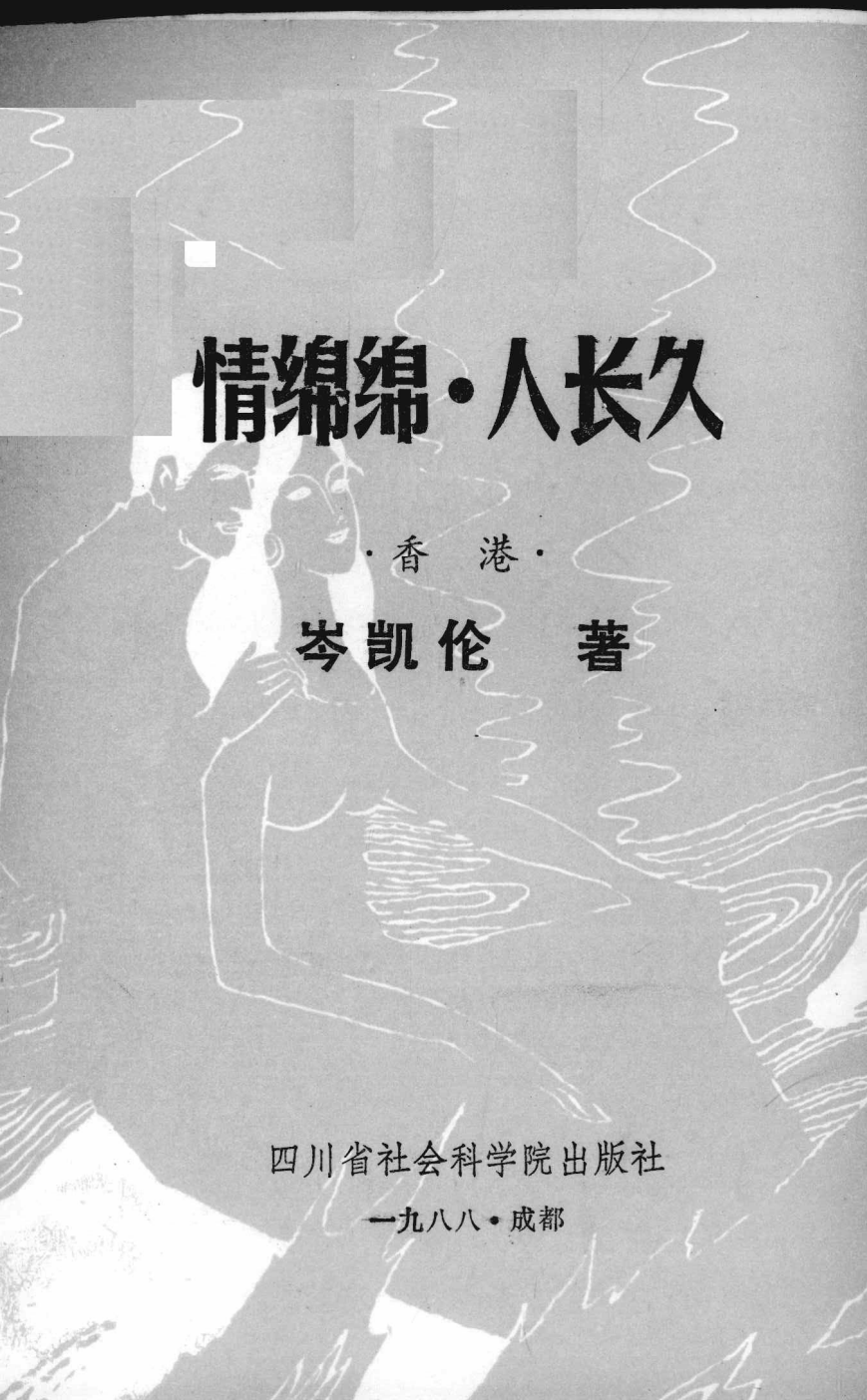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岑凯伦 著

情绵绵·人长久



情绵绵·人长久

· 香 港 ·

岑凯伦 著
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一九八八·成都

情绵绵·人长久

· 香 港 ·

岑 凯 伦 著
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一九八八·成都

情 绵 绵 · 人 长 久

QING MIANMIAN RENZHANGJIU

岑 凯 伦 著

责任编辑：李嘉伟

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市青羊宫百花村)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200千

1988年2月湖南印刷 印数：1—100,000

书号：ISBN 7—80524—144—9

I · 8 定价：2.28元

内 容 介 绍

问世间、情是何物？其魅如斯——

他是一个红遍世界的歌星，经纪人利用他对事业的热爱，竟把娇妻的爱情冷却，而她，闺房之乐受到冷落，寂对孤灯，为了有一个属于她的丈夫，她在苦苦的等待与寻求。她对纯真的爱有着执着的追求，终于，她邂逅和一个英俊潇洒的美男子，一见钟情，如胶似漆。可是，这个美男子却是一个有妇之夫，鬼使神差，一幕幕的为情为爱的活剧，在这二个家庭阴差阳错地绎演着。到底他们的爱情结局如何？岑凯伦笔下的这个千古奇闻的故事，描写得妙笔生花，真乃是令人牵肠挂肚，一气读完为快！

默默的祝福

一

从计程车下来，看见那熟识的金色大门。

艾美提起旅行箱，上前去，按铃。

一会儿，有一个白衫黑裤的女佣由花园的小径走出来通过门的铁闸，看了一会，她突然叫了起来：“你，不是我们的小姐吗？”

“我从未见过你！”艾美打量她，有点诧异：“你怎会认得我？”

“屋子里有许多小姐的相片。我叫亚桂，在这儿工作已经两年了。”她一面开铁门，一面叫：“太太，太太，小姐回来了！”

艾美进去，一个中年女人出来，两个人看见了，艾美扑过去：“妈咪！”

何太太紧紧地抱住女儿，高兴得滴下了泪！自从艾美六年前去美国留学，她整整六年没有见过她。

“妈咪，我好想你！”

“我也想你，去年我和你爸爸去美国看你，你和亨利去了意大利，我们错过了！”

“我们居无定所，常常都是这样。”

“我们到屋子里谈。”何太太对女佣说“亚珪，快给小姐准备点心！”

“客厅全变了！”

“我们换了家具。”何太太和艾美分别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：“你应该给我一个长途电话，让我和你爸爸去接机。”

“事前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回来，我是突然回来的。”

“亨利呢？”

“别提他了！”

“吵架啦？”

“没有。结婚几年，我们从未吵过架。”

“那证明你们的感情很好！”

“也不见得，我们只是没有时间吵架。”

“连吵架的时间也没有？你们在忙些什么？”

“忙着由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。”

“你们全世界都跑遍啦？”

“环游世界？起码有三次。”艾美吐一口气，“我讨厌那种紧张，喧哗奔波的生活。我真的厌了！”

“怪不得我常常打长途电话给你，都找不到你，永远只听见你管家的声音。”

“比华利山的家，我们每年最多只住一、两个月。好好的一个家，永远冷清清。我最不能忍受的，是他不让我生孩子。”

“他不让你生孩子，”何太太震惊而愤怒：“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”

“他说，我有了孩子就不能陪他出国演唱。这是我和他之间最大的分歧，他热爱事业，喜欢听奉承话，爱热闹。而

我，只需要一个温暖的家，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，一个真正属于我的丈夫。”

“你有没有把你的感想告诉他？”

“当然有。但是，他说我们还年青，不愁没有安逸的日子过。”艾美眼睛透红：“我们当初结婚约好了，一旦储蓄够了钱，就回香港来，我们都是学室内设计的，可以开一间室内设计公司。”

“钱够了没有？”

“足够开三间公司。”

“他还是不肯回来？”

“他不愿意回来，我不怪他，但是，他应该停止他的卖唱生涯，我们有的是钱，为什么还要卖命？他每一次演唱，都喊得力竭声嘶，他越起劲，那些歌迷就越兴奋，那些尖叫声，喝采声，我听了就头痛，我真的受不了！”

“你为什么告诉他，你不喜欢他卖唱？”

“我说过一千次了，但是，我斗不过那经理人，他替亨利接下许多场子。每次，亨利表示不再唱，他就软硬兼施的逼他，结果，亨利又乖乖的跟随他！”

“唉！那怎么得了？”

“所以，我离开他！”

“他肯让你离开？”

“他根本不知道我已经走了，我记得，前天——

“艾美，快准备，我们去拉斯维加斯。”

“我不去？”

“为什么？不舒服？”亨利按了按她的额头：“很好嘛！”

“亨利，你听着，我不跟你去拉斯维加斯。”

“你不喜欢那地方。”

“我那儿也不想去！”

“刚由夏威夷回来，也许你疲倦了，好吧，这一次你不要去，好好在家里休息。我半个月就回来，到那时，我陪你去法国买时装。”

“亨利，我希望你也不要去看演唱！”

“那怎么可以？保罗已经接了场子。”

“可以赔钱！”

“钱不是问题，主要是信誉。要是我失了这场子，以后就没有人敢请我！”

“那你决定退出歌坛！”

“那怎么可以？我正在走红？”

“好，我认真的跟你说，你去拉斯维加斯，我就离开你！”

“真的？”他笑着，点一下我的鼻尖，“你舍不得我的！”

“我不是跟你开玩笑。”

“好，好，回来再跟你详谈！”

“亨利，”我追到门口，“你由拉斯维加斯回来，将会见不到我！”

“他又去看演唱了，我回来香港，我们就这样分手了！”

“他会回来找你的！”

“我离开他，就不准备再回去。”艾美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：“我怀疑他不再爱我，他爱的是他的事业，他的歌迷。”

半个月了，亨利一点消息也没有。

她猜得不错，他不再要她了！

算了吧！反正亨利是属于歌迷的，已经很久很久不再属于她了。

父亲上班，母亲在她回港后第一次单独外出，家里除了佣人，就只有她一个。

很闷，披上了一件黑色的风衣，到屋子外面散散步。

她一边走路一边想，不知不觉地，已经走了一段长长的路，她肚子饿了，看见附近不远处，有一间装修得颇华丽的餐厅，她走进去。

坐下，脱掉风衣。

一个穿西服的侍者过来招待。

“小姐，想吃点什么？”

“这儿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“洋葱煮乳鸽。”

“我要一个，还要一盆龙虾汤。”

这儿的灯饰，音乐都很富罗曼蒂克，她特别喜欢插在小花瓶里的黄玫瑰。

舒舒服服的吃了一顿晚餐，她心情也似乎开朗了。

结账的时候，侍者把一只银托盆递上来，里面有一张账单，六十九元五角。

“美金！”

“不，是港币。”

“那么便宜？”

她开始找手袋付账，可是找了好一会，她突然叫起来：

“我没带钱包！”

“请你不要跟我开玩笑，小姐。”

“是真的，你看，我没带手袋吧！”

侍者面孔一板，说道：“没带钱，就不应该上馆子！”

“我知道，可是……”

“小姐，我只不过月入数百的侍役，你的账我付不起！”

“我明白，我明白，这样好不好，我明天把钱送来。”

艾美窘得满脸通红。

“我们不相识，我能信你吗？”

“那请你派人到我家里取钱！”

“我们这儿没有上门收钱的人。”

“那……”艾美差点要哭了。

“什么事，亚泉。”

“冯先生，这个女人吃霸王餐。”

他走过来，穿着宝蓝色的笔挺西装，风度翩翩，三十一、二岁的样子。

“不，先生，我不是吃霸王餐，我不是存心的。我在屋子附近散步，走远了肚子饿，很自然的跑进来吃晚餐，我忘了自己没有带钱包。”艾美真的哭了，“我不是故意的！”

“亚泉，账单呢？”他在账单上签了字，亚泉如释重负，鞠着躬离开。

“账已付了，小姐，你可以离去！”他浅笑着，象一个朋友。

“不，不，我怎能要你付帐，我怎么这样笨，我这儿有一只红宝石戒指，值一万多美金……”

他把指环交给她：“别太认真，几十块钱，就算是我请朋友喝茶。”

“我叫何艾美，我答应你，明天一定把欠款清还。”

“何小姐，认识你真荣幸，我有事，先走了！”

他已离开，她也只好拿起风衣离去。

回到家里，她把这件事告诉母亲。

“你这孩子怎么这样笨，打一个电话回家，叫亚桂把钱送去。”

“我当时慌呆了，什么都想不到！”

“明天一早，我替你吧帐清付。”

“不，妈咪。还是让我自己来，我顺便向那位冯先生道谢！”

“你知道他一定会去哪儿？”

“他是由里面出来的，百分之一百是那儿的老板。”艾美侧着头想：“他的样子斯文，和蔼，好风度，又肯帮人。”

“要不要请他回家吃顿饭？”

“等明天再说吧！”

第二天，她穿上一套浅灰色的裙子，红色的长围巾，深灰色长靴，当然不会忘记那深灰色的手袋。

到金牡丹餐厅，她找到了侍者亚泉。

“还认得我吗？”

“你？……”

“吃霸王餐的女人。”从手袋拿出两张钞票，她说：“一百元付帐，五十元是你的小帐。”

“小姐，你的帐，冯先生已经付了！”

“请收下它！”艾美选了一张桌子坐下，“冯先生是你们的老板？”

“是的！”亚泉的面孔充满媚意，“小姐……”

“我姓何！”

“何小姐，昨天我狗眼看人低。”

“算了！是我不好。冯先生在吗？能不能请他出来，我想向他道谢！”

“冯先生不在。”

“他是这儿的老板啊！”

“我们老板，除了餐厅，还开了商行。这儿的事，他不大管的。这儿有雇佣经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我永远没有机会向他道谢？”

“最近，冯先生似乎情绪不大好，每星期会来吃一两次饭。”

“没规定星期几？”

“没规定，多数是星期二和星期四。”

艾美再次打开手袋，取出一百元和一张纸，她写了字，把纸和钱交给亚泉：“拜托你，冯先生来的时候，请你通知我。”

二

接到亚泉的电话，艾美立刻更衣。

她穿上一套娇黄色的天鹅绒套装，黄色宽边帽，黄色高跟鞋，手袋和手套。

很美丽，很动人。

到“金牡丹”看见姓冯的坐在一角吃饭。

她走到他前面站着。

一会，他看见她，他缓缓的抬起头，向她笑了笑，似乎有点迷惑。

“认不得我了？”

“小姐是……”

“何艾美！吃霸王餐的女人。”

“你已经付了钱，亚泉是小孩子，不要怪他。”

“怎会？是我自己不好，”她问：“一个人？”

他点一下头。

“我可以坐下来吗？”

“请自便。”

艾美坐下，亚泉立刻过来：“何小姐，今天喜欢吃些什么？”

艾美看了看冯先生前面的一碟饭：“你吃什么？”

“生炒鸡丝饭！”

“我也要一份。”

“仍然是龙虾汤？”

“你喝什么汤？”

“我们老板是从来不要汤的，他喜欢饭后来一杯爱尔兰咖啡。”

“我也不要汤，要爱尔兰咖啡。”艾美脱下手套，说：“老板吃的，一定是最好的东西，我不笨吧？”

“也不一定，我是贪方便。”

“很奇怪，香港的西餐，竟然比外国的好。”

“外国人注重色、香。香港人讲究味道。何小姐刚由外国回来。”

“是的，每年都要到处流浪，住酒店的时间占了全年的十分之七。”

“住酒店一切可以签单，所以你不习惯带钱包？”

“是的，就是这原因上次闹了一个笑话。”

“现在也住酒店？”

“不，住在我父母的家里。”

“原来你家在香港！”

“可以这样说。”

“一个人回香港。”

“是的，把一切都抛下。”

“啊，在外国，你还有更亲的人，你丈夫在外国？”

“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也不想提私事，总之，我是一个寂寞的人，我会在人家的欢呼声中淌泪，人家鼓掌的时候，我在感叹。我很寂寞，而且已经习惯了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他低下了头。

“你也寂寞？”

“快吃饭吧。”他转了一个话题：“炒饭冷了不好吃！”晚饭后，艾美一招手，亚泉过来，艾美在帐单上签了名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今天我请客。”

“那怎可以？你光顾我们餐厅，应该由我做东道。”

“下一次由你请，很公平。这儿有我的电话号码。”艾美说：“两个寂寞的人在一起，就不会寂寞。”

他笑一下，有苦涩的味道。

艾美喜欢和姓冯的谈话，并不是因为她特别喜欢他，而是她实在孤寂，父母过惯了他们自己的生活，她在香港没有朋友，姓冯的，应该是她唯一的朋友。

她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
他们见了一次面，又一次面，只不过一起吃顿饭，但是，他们已真正成了朋友。

这天，他带她去吃四川菜。

“何小姐……”

“叫我艾美好不好？”

“那，你也不要叫我冯先生。”

艾美噗嗤一声笑起来：“我不叫你冯先生叫什么，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

“我叫冯子健！”他笑了：“我忘了我们是陌生人。”

“我要是没有你这个朋友，我一定会闷死。”

“晚上你在家干些什么？”

“跟妈妈聊天，看书，听唱片，看电视，不过，我不喜欢香港的电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要不是落后几十年，就是神奇到莫名其妙。有一晚我看了一套电视片，名字大概叫晨，午，夜，影一条街道，可以影一分钟，演员只要摆姿势，就这样零零碎碎播放了五十分钟。看后令人摸不着头脑，也不知道那套片集究竟要表达什么？妈咪说是电视台创新，我却认为那位编导走火入魔。”

“外国的电视片是否比较充实？”

“大部分都很充实。最大的分别，是外国的电视制作肯花钱，富娱乐性，使人看了明白。不象香港的电视片，要吗几个人走来走去，对白也省了。要不，就是一个主角，由头到尾说个不停，而所说的话，又是低级趣味，绝不动听。他们太省了，简直是欺骗观众。”

“你简直象个电视迷专家。”

“怎么不是专家？在外国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与电视机为伴。好的、坏的全看过。”

“今晚干些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干，蒙被大睡。”

“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！”她雀跃三尺，说：“可是，不要看创新的。”

“放心，我不会带你去看那些没有内容的电影。”

在山顶的炉峰酒楼吃过下午茶，子健和艾美在山顶的小径上漫步。

“子健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想搬家。”